

Tanks and Guns

铁家伙

韩辰辰★著

他们在命运道路的尽头相聚，
充满一种向死而生的力量。

宋方金 小 虫 王丽萍 彭三源
温豪杰 王力扶 赖水清 周劲翔 联袂推荐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大难不死	001
第二章	神秘黄桃	011
第三章	奇兵聚首	022
第四章	鬼村惊魂	030
第五章	人体实验	049
第六章	大闹白沙	069
第七章	插翅难飞	078
第八章	天降神兵	087
第九章	鱼游腹中	108
第十章	柔情醋意	120
第十一章	逃出生天	130
第十二章	营救黄桃	144
第十三章	小栓之死	154
第十四章	分崩离析	169
第十五章	生死一线	181
第十六章	起死回生	200
第十七章	终至枣庄	212
第十八章	四六大婚	239
第十九章	山岛伏诛	254
第二十章	山穷水尽	273
第二十一章	生死离别	292
第二十二章	苍狐计划	316
后 记		330

第一章 大难不死

在松江城往北约五十里，穿过一条东西蜿蜒走向的河水，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官路。官路一侧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此时月光正盛，清辉洒下，斑驳的树影稀稀拉拉地分散在空地上，如同一汪浅浅的灰蒙蒙的水在流动着。

夜渐深，树林像一头匍匐卧底酣睡着的野兽，除了偶尔惊起的鸟发出的翅膀扑棱声，就只听见火堆噼里啪啦作响的声音似有似无地传来。靠着官路不远的地方，在一棵大树下，一堆火柴正熊熊烧着，不时有火苗蹿腾，明暗闪烁间，映照出坐在一旁的老狗怔怔出神的面庞。

老狗当然不真的叫老狗，他本名苟彦武，是国民党 19 集团军 61 师 7 团团长。老狗 10 岁从军，现在已经从军 19 年了。他有着超强的执行力、定力跟忍耐力，更有一颗“兵令比天大”的耿耿忠心，像是一台人形武器，只要一声兵令，让他肝脑涂地都在所不惜。兄弟们常说他是“会咬人的狗不叫”，渐渐地“老狗”这个称号就在团里传开了。

老狗这个“前团长”注定只能作为无数历史灰尘中微不足道的一小粒而渐渐为人所遗忘。日子过得飞快，距 1937 年 7 月枪声大肆响起的那一天，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从那天起，炮火不停，逶迤的火线从地图的一个角落转移到另一个角落，将河山分割成一片片焦土。直到现在，每到深夜，老狗的耳朵依然会被那些巨大的炮火轰鸣声纠缠着。一闭眼，他好像又看到了身边的战友们正成片地倒下。

一想到这些，老狗就不禁呼吸急促起来，两眼泛红，他又想到了三天前，他生命里最黑暗的一天。那天，天像是被一层灰色的染料反复涂染过，浓郁到即使下一场大雨也无法稀释分毫。天边的云也比往日厚得多，低得多，像是一块无形的墓碑压在心头，使人喘不过气来。老狗走出防空地下室，从军长那里得知的消

息，让他头脑眩晕，通体发寒。“日军调集了一支不下两百人的精锐部队，正赶往松江城西门……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本次任务的敢死队队长，即刻率队前往松江城西郊，死守石桥，拖延日军进攻……你也了解目前的形势，我抽不出更多的人手，只能给你 20 人……”许久之后，老狗长出一口气，他回头看了一眼营地，然后掉头离开，目光坚定地朝着必然的命运之路走去。这场战斗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具体的细节已经被老狗深深锁在脑海深处，轻易不敢触碰，他只记得满目都是令人睚眦欲裂的几近凝固的深红，像火一样灼热地燃烧着他的神经。老狗怒吼着，冲向敌人，中途一颗炮弹落下，等他再醒来时，已经是两天后了。整个敢死队只剩下他一人，他呆呆地望着天空，下雨了，雨丝落进他空洞的眼窝中，又顺着眼角滑落出来。不知过了多久，老狗稍稍恢复了些力气，他挣扎着从尸堆里爬出来，爬的过程中，手指碰到战友的尸体，冰冷的触感让他打了个冷战，他迅速把手抽回，而后又颤抖着伸了过去。老狗花了很长时间，才冒着雨找到一块空地，等把战友埋葬好后，他像个泥人一样呆呆地矗立在这座无名坟头前，雨越下越大，可无论雨水怎么冲刷，老狗都觉得自己身上那股血腥味如影随形，深入骨髓。

一阵凉风袭来，老狗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揉了揉鼻子，思绪也从三天前飘荡回来。眼前的火苗还在跳动，老狗却觉得有些冷。他向后靠了靠，身子紧贴着树干。转头的时候，视线落在右后方的一棵树下，那里侧卧着一个人影，背对着老狗，看样子已经陷入沉睡。老狗的眼神变得复杂起来，不知道想到什么，一会儿柔软，一会儿坚硬，不停变换。最后，老狗长叹一口气，神色中透露出一股怜悯。

背对着老狗酣睡的那人叫路子游。说起路子游，也算是松江城不大不小的趣闻。家境殷实，相貌堂堂，又是复旦大学新闻专业的高材生，本以为毕业后要继承家业，谁知整天拿着相机拍来拍去，在旁人眼里，就是个十足的纨绔子弟。路老爷子起这个名字给他，是希望他能像孔子门生子游一样弘扬儒学，将来无论接班经商还是走上仕途都能够有一番作为。然而，事与愿违，“君臣父子”那一套在路子游身上完全不起作用。父亲让他学商学礼，他偏去学新闻，行事离经叛道、冲动莽撞。可路子游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的理想无比坚定，那就是成为一名伟大的战地记者，相机、皮包、自制相册是他的“三宝”，形影不离，他看得比命还重要。他逢人便说，丢了命可以，丢了底片不行。

按说路子游和老狗的人生是不会发生交集的，可命运的神奇之处便在于此，至于说这是命运的戏弄还是眷顾，没有人知道答案，起码路子游和老狗无从得知。路子游第一次见老狗，是在老狗成立敢死队的前几个钟头。路子游对老狗的

第一印象便是一张黑灰色的脸，一双瞪得老大显得凶巴巴的眼，一张干裂的嘴唇还有他眉宇之间那挥散不去的焦虑之色。老狗对路子游的第一印象是纨绔子弟，天真，幼稚。因此，当看到路子游拿着相机偷拍战场时，老狗二话没说，直接让跟班儿小栓子拿下了路子游。两人第二次见面，已经是敢死队全军覆没之后的事了。路子游从战场回来后，被路老爷子押回家。路家本计划举家逃亡海外，谁知还没来得及出发，就被攻进城的日本人抓了起来，占了老宅。老狗埋葬好战友，立誓要为他们复仇，于是又悄悄潜回了城内。老狗根据风声来到路家，见鸠占鹊巢的正是那天率军攻打松江城的少佐山岛静夫。新仇加旧恨，老狗大闹路家。这一闹，还真让他逮住机会，救出了路子游。只不过为了保护路子游，路老爷子牺牲了，临死前将路子游托付给了老狗。老狗和山岛静夫冤家碰头，自然狠狠斗了起来，不过最终还是老狗技高一筹，戏弄了山岛静夫一番。

和老狗还有路子游一起从松江城逃出来的，还有一个人。思及此，老狗扭了扭身子，看了看睡在对面的那个人。他穿着一袭青色长衫，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显得很儒雅。因为当时情况紧急，老狗只是匆匆得知，他叫齐大昭，别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老狗眉头紧蹙，他下意识地嗅到了齐大昭身上某种神秘的气息，这种气息让他有些心慌。老狗暗下决心，这事一定要弄清楚。

风吹得火苗摇曳，老狗的脸也忽明忽暗。从松江城逃出来，摆脱了日本追兵，并顺利逃到此处，老狗全凭着一股子气撑着。这会儿稍稍放松，老狗顿时觉得一阵倦意从脚尖一直游蹿到头顶，老狗再也坚持不住，眼皮轻轻合上，睡了过去。

清晨，夜的黑幕被渐渐拉开，天空中还挂着点点晨星，无声闪烁着。很快，这份静谧被打破，远处传来若隐若无的喧闹声，惊醒了老狗。常年的戒备心让老狗猛地坐直，他眯着眼睛警惕地环视四周，发现火堆早已熄灭，齐大昭和路子游也不见了身影。老狗竖起耳朵听了听，顺着声音寻去。往里走了几十米，发现路子游和齐大昭并排站在一起，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老狗心里好奇，又靠近了些。老狗的视线从两人的肩膀穿过，落在两人身后的那个庞然大物上，竟然是一辆日军坦克！老狗立马红了眼，冲到两人身边，一把把两人拉到身后，低声喝道：“你俩干什么！快躲起来！”

齐大昭并不理会，继续往前挪动脚步，经过老狗的时候，被老狗一把拉住。

齐大昭挣开手臂，表示放心：“没关系，据我观察，不会有鬼子。”

老狗却深表不信：“为什么这么肯定？”

齐大昭笑了笑，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然后胸有成竹地说：“这是一辆日军 89 式中型坦克，外体看似完整，但从上面的弹痕来看，应该参加过战斗。你

再看，坦克履带上的树叶已经萎缩腐烂，坦克移动的车辙也被泥土掩盖，说明这辆坦克被丢在这儿有段时间了，所以我猜应该是坦克内部零件损坏，日军带不走，只好就地遗弃。”

听着齐大昭头头是道的分析，老狗眼神有些异样，看向齐大昭的目光也有些变化。一旁的路子游趁着两人说话之际，四下打量着坦克，他越看坦克上的日军国旗涂装，就越恨得牙痒痒，他也甩开老狗的手，冲上前去。

老狗在后面喊：“你干什么！”

路子游撮着牙花：“我要烧了它！”

“要烧我来烧，没有人比我更恨这东西！”

老狗拉住路子游，从地上捡了一根树枝，三下五除二地点着，然后大步走过去，他利落地跳上坦克，打开车顶盖的舱门，将火把扔进去，又快速关闭车顶盖，迅速隐蔽回来。

路子游见老狗动手，也急忙上前，往坦克下面塞树枝枯叶等易燃物，坦克下面烧起一团火。

路子游边烧边哽咽说：“爸，儿子给你烧个坦克！您在天之灵安歇吧！”

坦克内很快冒出黑烟，砰的一声蹿出一条火蛇，接着火焰四起。齐大昭站在两人后面，张张嘴想要阻拦，却最终没有说出口。他站在一旁，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神情。

路子游烧出了兴致，乐此不疲地跑来跑去，翻着地上的干树枝，半天凑齐一堆，正准备往火里丢，突然被老狗拦住。

老狗指了指坦克，说：“你听，里面好像有人！”

路子游笑了起来：“有鬼子正好，给我路家报仇！”

齐大昭也觉得不对劲，慢慢靠近坦克，侧着耳朵听了听，突然他脸色一变，转过头急急地说：“有人喊救命！”

“啪”一声，路子游手上的树枝掉在了地上，他和老狗对视一眼，上前和齐大昭一起听，烧柴火噼里啪啦的声响中掺杂着一声声凄惨的叫声。

“救命……救命啊……”

三人当下确信这肯定是个中国人，又开始火急火燎地着手灭火。好在连续的阴雨让土地变得湿乎乎的，三人撸起袖子，用手刨泥，费了好大的劲，将泥土扒到坦克上，火势这才慢慢变小。等火灭的时候，三人累出一身汗，身上也沾满了泥渍。

过了一会儿，一个戴着钢盔的灰头土脸的壮实男人从炮塔内狼狈爬出。老狗上前将他拽下坦克，那壮汉摔在地上，钢盔也掉在一旁。老狗搜他的身，没有发

现武器，那人见老狗穿着军服，吓得立即下跪磕头。

壮汉惶恐地说：“各位老总别杀俺，俺是良民！”

齐大昭冷静地打量着眼前这个人，因为已被烟熏火燎，面目看不清楚，但从粗壮发达的四肢和穿着打扮来看，这人显然并非汉奸。

齐大昭率先开口：“我们也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杀中国人。”路子游跟着附和：“对，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那壮汉这才放下心来，全身一软，瘫在地上，一阵猛咳。

壮汉叫王四六，是个力巴，山东枣庄人。几个月前为了攒点老婆本，跟着一个同乡来上海送货，要回去时，倒霉，赶上打仗，在上海一困就是三个月。老狗问他怎么跑到坦克里去了，他半是埋怨半是心酸地回答着：“俺从上海逃出来，因为身上没有良民证，见了日本人只能躲，半道迷路了就到了这儿。俺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心说在这坦克里头迷瞪会儿，结果碰上了你们，还差点被你们烧死！”

老狗听了一笑：“你方向搞错了。回你的老家山东，你该往北走，现在跑到南边来了。”

王四六一拍大腿，扯着嗓门说：“临出门那会儿二丫她娘就跟俺说了，日子不吉利，俺没当真，没想到还真是处处不顺，离家越来越远！哎呀，完了完了……”

说着起身跑向坦克迅速爬进去。老狗三人面面相觑，不明所以。等王四六再回来，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块烧毁的红布条，怒气冲冲地说：“刚才是谁放的火？谁放的！”

路子游咳了一声，吞吞吐吐地说：“放火……是我的主意。”

王四六凑到路子游跟前，抖落着布条，一边叨叨：“你瞅瞅，这是俺给二丫买的结婚穿的红袄布，现在都烧没了！你赔！你赔俺！”

“我话还没说完呢！放火虽然是我的主意，但不是我自己放的。”路子游急忙撇清关系，指着老狗说，“这位老总他也有份。”

王四六小眼珠一转，知道老狗穿着军装，肯定不好惹。他连看都不敢看老狗一眼，就赖着路子游说：“谁出的主意就谁赔！你赔，就你赔。”

路子游挺了挺身子：“哼！赔就赔！我什么都不多，就钱多。”

说着，路子游开始翻口袋，在王四六直瞪瞪地注视下，从外翻到内，也没掏出一分钱，面露尴尬，讪讪地说：“出来急没带钱，要不……先赊账好吗？”

王四六不认账：“那不行！红袄布花了俺三个月的辛苦钱！”

路子游急于证明自己，指着齐大昭 and 老狗说：“他们可以作证，我家有的是钱，不差你这点。”

王四六昂着头：“不赔你们谁都别想走。”

老狗没理会王四六，起身往坦克方向走去。王四六不敢阻拦老狗，只得眼神求助于齐大昭。齐大昭看着王四六，温和地说：“这位四六兄弟，我身上也没钱，要不给你写个欠条？白纸黑字，绝不抵赖。”

王四六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俺不认字！再说，你们合起伙来骗俺咋办？”

“那你说，怎么办？”齐大昭也没辙了。

王四六想了想，说：“打这会儿开始，不管你们三个去哪儿都得捎上俺。”

路子游说：“谁说我们三个要一起走？我们也是刚遇见没多久。”

王四六摸了摸脑袋，疑惑地说：“你们三个不是一伙的？那你们俩咋那么听那位老总的？”

三个人一齐看向林子里的老狗，此刻老狗正呆立在坦克旁，陷入深思。三个人转过头面面相觑，最后齐大昭站出来，示意两人等着自己，然后朝老狗的方向走去。

齐大昭来到老狗身边，看着老狗说：“四六兄弟说我们往北走的话，就带他一起。”

一股怨恨之色爬上老狗的脸庞，他愤怒地说：“我们？不，这里没有我们，只有我，你，路子游，跟那个力巴，是四个单独的人，不是我们。”

齐大昭觉得奇怪，虽然认识老狗不久，但看得出老狗不是随意发脾气的人，于是关切地问：“你怎么了？”

“松江最后一战，鬼子出动坦克，我们却只能用轻武器与之对抗！我的敢死队弟兄全部英勇战死，我作为敢死队队长却苟活于世！我有什么脸面对那些死去的弟兄！”老狗的声音止不住地发抖。

齐大昭劝慰说：“你不要这么想，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使命和意义。也许老天不让你死，就要你替你那些兄弟活下去。”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老天是让我见鬼子杀鬼子，见坦克毁坦克！”

老狗发狠地看着眼前的坦克，这个硕大的家伙，似乎淋满了鲜血、挂满了尸体。老狗胸中一股闷气翻腾，突然他弯身捡起石块，朝坦克砸去。齐大昭见状，拦在他身前，伤感地说：“你说的我都能理解。”

老狗情绪已经极度失控，他失声喊叫着：“你能理解？你打过仗吗杀过人吗？有弟兄死在你怀里吗？如果没有，废话少说！”

齐大昭耐心地说：“我之所以劝你，是因为这坦克是被鬼子弃用的，你烧毁它也好，砸烂它也罢，对敌人来说并没有损失。”

老狗看了一眼齐大昭，说：“你到底想说什么？”

齐大昭不紧不慢地说出心中想法：“朱熹文公曾有一名言传世，‘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不懂作战，但我懂得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道理。日本鬼子用坦克杀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也能用他日本鬼子的坦克还击！为何不保存这个坦克的作战力量，用在更有用的地方？”

齐大昭的一席话，令老狗陷入沉默，良久，他走上前拍着坦克车体，喃喃自语：“为我所用？”齐大昭见自己的话起了效果，也不再多说什么，返身朝路子游和王四六走去。“我去找点水喝，你们等我回来。”说完，齐大昭就朝树林另一方深处走去。路子游和王四六躺在地上，东拉西扯，聊得正欢，也没有在意齐大昭的动向。

注意到事情不对劲的还是老狗。老狗被齐大昭一番话说得心思不定，他原本想找齐大昭继续聊聊，结果却不见了人影，问路子游和王四六，两人也一脸迷茫。老狗暗叫一声不好，朝着齐大昭离开的方向跑去。

树林里，齐大昭慌不择路地跑着。他跑到一棵大树前，背过身，仓皇地往后张望。齐大昭刚转过身子，一个人影猛地出现在他身前，那人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脸色苍白，整个人似游魂野鬼一般。

齐大昭惊恐地说：“你怎么找来的？”

“这你就别管了，跟我走！”

那人说话声变得低沉嘶哑，他伸手抓住齐大昭。齐大昭挣脱不开，只能挣扎着被人拖着往前走。没走几步，突然停了下来，紧接着那人的手松了开来。齐大昭抓住机会，一个箭步冲到一边，抬头一看，只见老狗已经和那人缠斗起来。老狗明显更胜一筹，一拳袭去，那人趔趄几步，等他站稳脚，老狗已经站在齐大昭身旁。

那人恶狠狠地瞪了老狗一眼，警告说：“你少管闲事！”

老狗淡然地说：“这个闲事我管定了。就凭你刚才那两下子，你能把我怎么样？”

那人怒视老狗，老狗眼神中露杀机。僵持半刻后，那人犹豫再三，最终还是不敢上前，转身疾步跑出树林。

齐大昭松了一口气，转身看向老狗，刚想道谢，却看见老狗冷冷的表情。齐大昭陷入沉默。四下寂静，两人之间只有脚踩在干枯的树叶上发出的嘎吱声。还是老狗出声打破沉默：“那人是谁？好吧，看你的样子似乎并不想提起，不说也没关系，那你总能告诉我，你到底是誰吧？”

齐大昭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搪塞说：“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我叫齐大昭，你们不是都知道么。”

老狗不为所动，凌厉的眼神直视着齐大昭：“我想知道你是做什么的、从哪儿来、为什么会被日本人抓、又为什么被仇人追赶。我看得出来，你非常懂坦克，并且善于观察。逃跑的那一天晚上，你还教路子游利用石灰制作简易爆炸装置去炸日本人。你身上有太多谜团，别指望能够糊弄了事。”

齐大昭眼神闪烁，脑子里迅速转着，想着如何来应对老狗的询问。片刻之后，齐大昭仿佛鼓起极大勇气的样子，开口说：“好，我告诉你我是谁。我是……我是国立交通大学的一名老师，专业是动力工程跟工程热物理，追我的那个人是军统特务，叫万成千。”

老狗皱眉：“军统特务？你惹了什么麻烦？”

“前阵子国民政府需要派遣四名专家前往德国，监管并押运一批新式武器，以充实德械师的装备，因为受到合约的限制，四名专家必须伪装成一般押运人员，但其实国民政府的目的是让专家暗中偷学德国技术。我本来是四名专家之一，但在我知道国民政府的真实目的后……”齐大昭顿了顿，头微微低下去，继续说，“我拒绝了他们，并且发表了一些在他们看来不当的言论，就这样被军统盯上了。”

老狗盯着齐大昭，沉默许久后冷哼了一声：“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死脑筋！”

听老狗不满的语气，齐大昭反而暗暗松下一口气，他反问老狗：“难道你的上级向你下达错误的指令，你也会执行？”

老狗干脆而有力量地回答：“当然。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哪怕是错的，也要去做。”

“就是因为这样，你才会死了那么多好兄弟？”

老狗突然激动起来：“齐大昭我警告你，别以为你可以胡说八道！”

齐大昭平静地说：“少安勿躁，我只是在跟你讨论问题。”

“我不跟你讨论！”老狗突然顿住了，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迎向齐大昭的目光，“我问你最后一句，你这么懂坦克，会不会修坦克？”

齐大昭踌躇了一下，最后点了点头。

“那你尽快修，修完我们两个尽快上路。”

“你的意思是不带上路子游和王四六？”

老狗点点头。

齐大昭看着老狗，坚定地摇了摇头：“不带上他俩，我是不会修的。”看老狗想要反驳，齐大昭不紧不慢地说，“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是川军吧，怕是没碰过几次车，而路家是豪门大户，路子游平时肯定没少开车。至于四六，我刚听他们聊天说起过，他去200里外挑300斤粮草，往返只需七天而不觉得累。这说明

四六不仅有力气，会在长途跋涉中运用和节省力气，而且脚力也好。我想，他也能帮上不少忙。”

老狗沉默了一会儿，说：“只要你能保证这辆坦克能冲锋杀敌，我可以带上他们。”

齐大昭扶了下镜框，露出自信的笑容，迈开步子绕过老狗，往休息的方向走去。齐大昭将四人搭伙上路的计划告诉王四六和路子游后，王四六兴奋异常。王四六看着从林子里走过来的老狗说：“太好了，这样一来，咱们四个人互相照应，路上方便多了。你们都要去哪儿啊？”

“我准备去青岛，”齐大昭说完，又自己补充了一句，“投奔亲戚。”

“青岛就是俺山东的地界啊！顺路顺路！”王四六一听，一脸喜色，又看向路子游，“你呢，路大少爷？”

路子游坚定地说：“哪里有战火我就去哪里，哪里需要我的相机我就去哪里！但是以后请大家不要叫我大少爷，叫我子游吧。”说完，路子游看向老狗，“老狗，你去哪儿？”

三人都看向老狗，老狗不说话继续手里的动作，齐大昭似乎看出几分端倪，试探着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日本人占了上海，很快会向南京发动进攻，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老狗，你想去南京参战。”

“神了。什么事都瞒不过你齐大昭。”老狗看向三人，“听好了，咱们几个都往北走，现在属于临时搭伙，一路上可能会遇上很多麻烦，我不指望你们能够去解决，只求别添乱，我就谢天谢地了！”

这话一出，路子游却不乐意了，嘴里嘀咕着：“说是搭伙，怎么说得跟你带兵似的！”

老狗严厉地说：“有什么不满大声说出来，别在那学蚊子叫！”

路子游大声地说：“我说，我们是一个团队，不是你苟团长带的兵！”

老狗故意鼓掌，清脆的掌声，像是无言的讽刺：“说得好。既然承认这是一个团队，就请个别的人以团队的利益为重，不要因为自己的不恰当行为，让整个团队蒙受损失！”

路子游语气冰冷了下来：“听你的话头好像是在针对我？”

“老子说的就是你！你要拍照我不拦你，但如果因为拍照，耽误了大家赶路，别怪我把你丢在林子里喂狼！”

路子游勃然大怒：“苟彦武！你可以对我有偏见，但你不许侮辱战地记者这份崇高的职业。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憎恨相机，小栓子都告诉我了！”

王四六一脸好奇地问：“咋了咋了，为啥，为啥？”

齐大昭也微笑着说：“子游，你说来听听。”

老狗气急败坏地大喊着：“这个小栓子，竟然把军事机密告诉你！”

路子游将原本要说的话咽下，话锋一转，有些开玩笑的兴致，带着挑衅地看着老狗，缓缓说：“老狗厌恶相机，全都是因为他，长得黑！长得丑！不上相！”

老狗破口大骂：“放他娘的狗屁！”

大家哈哈大笑，路子游也笑场了，只有老狗依然阴沉着脸。齐大昭看大家闹也闹够了，就开口说：“四六，你先跟我把这些装到坦克上去。子游，你一会儿进坦克来熟悉一下油门和刹车。对了老狗，你还要跟王四六去帮我找一些铁丝铁条，越快越好。”

齐大昭和王四六抱着涂装掩体的杂草去了坦克背面。此时，只剩下路子游和老狗二人。二人对视一眼。路子游也不再嬉笑，而是认真地说：“老狗，我希望你明白，如果你们军队中有随军记者或者摄影师，你那些队员英勇杀敌的照片会被保存下来，人们就永远不会忘了他们的样子，更会鼓舞更多人站起来，去反抗，去战斗，这就是战地记者存在的意义！”

老狗逼近路子游，掀起他的领子，咬着牙：“即使没有相片我也不会忘了他们！他们刻在我心里！永远！”

路子游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老狗咬着牙把头别向一边，他目光深邃，视线越过远处的坦克，望向天空深处，不知在想些什么，只是眼眸深处那团悲怆更加氤氲弥漫。

第二章 神秘黄桃

深秋的风带着几分清冷，吹在乡间的路上，带起一片片秋叶。虽是深秋，路边的野草却依然丛生，爬满了小路近一大半空间，仿佛时间在这些弱小的生命身上生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生长，繁荣，枯败，再生长……而世间的那些炮火纷争尽管威力无穷，却都统统无法干涉这种轮回。就在这与世无争的宁静中，一阵轰隆声由远及近传来，伴随着越来越响的吵闹声，地面也隐隐震动起来，给人一种波涛欲来的压抑感。

一声枪声突兀地响起，却莫名地将这种压抑的气氛打破，继而叫嚷声更加清晰起来，草丛窸窣着，晃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就在下一秒，一辆巨大的坦克从草丛里冲了出来，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不做任何停留，就又向前冲去。

坦克上，路子游半截身子露出车顶，观察着后方，同时对着里面喊话：“后面没人，看样子应该是被我们甩掉了。”

坦克里传出王四六大松一口气的声音，心有余悸地说：“老天爷啊，那可是日本人，咱们真就这么成功逃掉了？”

路子游得意地说：“那自然，要不是我刚才急中生智，哪能这么顺利甩开那些小鬼子。”

老狗的声音插了进来，不轻不重地说了一句：“记你一功，记你一过。功在引开鬼子，过在擅自离队，一功一过，正好抵消。”

路子游嚷嚷着：“这么说就不地道了，如果不是我擅自离队，又怎么能引开鬼子？所以在这里过也是功，应该算我两次奖励。”

老狗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说了句“油腔滑调”，路子游不以为意地笑着。

事情要从两天前说起。老狗得知齐大昭能够修复坦克后，几个人就动手干起来，经过齐大昭的讲解，再加上几个人的埋头苦干，总算是把这个大家伙救回

来个七七八八。在把最重要的动力问题解决后，坦克总算是起死回生。但不幸地说，坦克轰鸣的声音，引来了恰巧在附近搜寻的日军小分队。所幸路子游“不务正业”，趁着三人卖苦力时，自己拿上相机采风去了，这也让他最早发现了日军的踪迹。于是路子游将计就计，索性主动将衣服扔在大路上，引着日军小队往相反的方向追去，自己又折回来，催促着老狗开着坦克离开。

说起这日军小分队，就不得不提一个人，山岛静夫。自从那日松江城外一战后，“苟彦武”这个名字就深深刻在他脑海里。苟彦武凭着仅仅二十人，就让自己率领的日军坦克队损失惨重，本来一场胜券在握的大胜，最后变成一次上级眼中的耻辱之战。更让他受挫的是，苟彦武竟敢重返松江城大闹路家，最后还顺利从自己手上逃了出去。想到这儿，山岛静夫就眼冒凶光，恨得咬牙切齿，所以他增派了大量士兵外出巡查。但山岛静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老狗给他带来的这点影响，才只是噩梦的开端而已。

太阳西斜，天边铺满了红彤彤的云朵，路子游躺在坦克上，感受着深秋的夕阳。之前紧张的情绪一扫而光，王四六打开车盖钻出身子，大声欢呼着。

坦克继续在路上行进，很快就到了张王庄地界。坦克刚爬过一个坡，正要下坡时，老狗踩了一下刹车，坦克却没有反应，老狗眉头一皱，又反复踩了几下，坦克速度不减，紧接着他大叫一声：“不好！刹车失灵了！”

老狗一紧张，路面颠簸，路子游从坦克上摔下来，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老狗这时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冲身后大喊：“跳车！快！”

“你怎么办？”

“我再想办法，你们快走！”

在老狗的催促下，王四六与齐大昭先后爬出坦克，从坦克上纵身跳下，路子游也从后面赶来，身上沾满泥土。三人追赶着坦克，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坦克以极快的速度冲下坡，碾压过一个大土堆后，速度稍缓，但还是不停地向前，而在正前方，就是一条湍急的河流。老狗额头冒着粗汗，眼睛瞪得老大，双手握住方向盘来回转动，总算是在坦克落水之前，拐了个弯，向另一个方向冲去，在连续撞倒两棵树后，才停了下来。

老狗晃悠悠地从坦克里爬出来，揉着脑袋，看着齐大昭三人一路疾跑了过来。

齐大昭关切地问：“老狗，你没事吧？”

“我没事，你先看看坦克怎么样，还能不能走？”

路子游和王四六扶着老狗在一边坐下。齐大昭很快就返了回来，说：“我看了，这铁家伙很皮实，发动机没出问题，可以继续走。不过，我刚看了油箱，油不多了，附近又没有大城市，我琢磨去附近找点高浓度酒精先暂时顶着，等以后

路过大城市的时候，再想办法囤点油料。天色不早了，你需要休息，我们也需要囤点物资，不如这样，今晚我们就在这儿凑合一下，我一会儿和子游还有四六去附近的村子里把东西置办齐全。”

老狗想了想，点点头同意了。

天很快暗了下来，老狗在似睡非睡的迷糊状态中又梦见了那些战友，他们躺在自己面前，手捂着伤口，身体不停地抽搐着，满是血的嘴露出一个“救我”的口型。猛地一惊，老狗醒了过来，他摸一下额头，发现手里全是冷汗。

月华迷蒙，照在林子里，颇有一股冷厉之感。老狗见齐大昭三人还没回来，就起身来回转悠起来。老狗刚走没两步，就听见远处传来密集的脚步声，在黑夜里，显得格外惊悚。老狗并未在意，可过了一会儿，老狗耳边似乎又传来几声弱弱的声音，似乎是有人在喊救命？老狗立马警惕起来，他小心翼翼地朝着感知的地方走去。老狗走了一段路后，俯下身子趴在地上，耳朵贴着地面听，自言自语着：“奇怪，刚才好像听到有人喊救命，这会儿怎么又没了？大概是听错了？”

老狗咕哝着继续向前。一束月光洒下来，老狗无意间看到了自己手心中粘着的泥土，他觉察到不对劲，于是停下脚步。老狗又仔细看了两眼，确认这是新土，泥土很湿润，还没有干。他当即原地蹲下捻起一把土，却干燥得很。

老狗心里奇怪：“怎么回事？好像只有刚才我听到声音的地方有新土。”老狗一边琢磨着，一边往回走，突然，他脸色一变，想到一种可怕的可能。密密麻麻的脚步声，脚下的新土，以及那若隐若无的呼救声，这些联系起来，无不指向一个结果——冥婚！

老狗加快速度，没一会儿就又回到那片摸到新土的地方。刚才走得急没有发现，此时借助月光，老狗发现就在不远处，竖着一块墓碑，只见墓碑上书：“张老财之子 张万发之墓。”

老狗趴下再听，此时已是什么都听不见，四周一片死寂。老狗空手将墓碑挪走，奋力挖坟，直到一副崭新的棺材呈现在眼前。

老狗将棺木盖子移开，看见一个面容姣好、脸色却无比苍白的清秀姑娘躺在棺材里。

“姑娘，姑娘！”

那姑娘努力将眼睛睁开一条缝，映入眼帘的是一轮圆月挂在天上。再看老狗时，视线已经模糊。

“姑娘，你醒醒！姑娘？”

“带……带我走……”

说罢，那姑娘昏了过去。

坦克旁边，老狗点起了一团篝火。那昏迷过去的姑娘此时已经醒了过来，坐在老狗对面。老狗看着火光映照的那张面庞，一时竟有些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低着头。

老狗没有注意到，对面那姑娘始终在偷偷观察着他。见老狗始终不抬头，那姑娘突然咳嗽起来，同时身体开始瑟瑟发抖。老狗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不对，急忙上前把外套脱下来披在了姑娘身上。那姑娘感激地看了一眼老狗，团着身体往火堆前挪了挪，脸上掉起眼泪。

“恩人，我该怎么称呼你？”

“本人苟彦武，叫我老狗就行。姑娘，你怎么会被人关在棺材里？”

“我叫黄桃，家在东北。我爹是个唱戏的，唱了一辈子的西楚霸王。但他有骨气，任日本人威逼利诱，坚决不给日本人唱。后来，日本人拿他示众，将他凌迟处死！”

黄桃痛不欲生地叙说，同时暗中留意着老狗的反应。

老狗听到此处，拳头紧紧攥着，已经是恨得咬牙切齿。

看到老狗的反应，黄桃决定继续说下去。

“当时围观的人里面有我和我娘。我娘亲眼看见我爹被鬼子拿着刀，一片一片地将他的眼皮割下来，脸上身上，从鲜血淋淋到露了白骨……我娘当天就一病不起！娘临终前，叫我拿着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南下投靠我唯一的亲戚、我的表哥马三金。没想到，我却被我贪财的表哥卖给张老财家。我表哥骗我说，张家是财主，送我是来当少奶奶过好日子，这是对我娘最好的安慰，没承想是冥婚，活陪葬！要不是你救了我，我已经做了这异乡的冤死鬼，死了也没人把我埋在父母身边……”

老狗看着黄桃痛哭流涕的样子，顿时手足无措。扛枪打仗，老狗行！可哄女人，老狗还没有这个功力。

“姑娘，现在是最黑暗的世道，唉。往后的日子，你什么打算？”

“我一个姑娘家，身处异乡又无依无靠，即便是逃离了这个地方，又能去哪儿呢？英雄啊，你刚才就应该狠狠心，把我扔在那儿，别救我出来，反正我也没有活路了！”

老狗一听这话，急忙安慰：“别这么说！黄桃姑娘，我老狗已经有了三个累赘，多你一个也无妨！”

“我知道，我是累赘，我不能拖累你……”说着，黄桃的眼泪又要落下来。

“不是不是！我一时着急说错了话！你不是累赘！不是累赘！”

黄桃还是趴在地上，声声泣血：“土地公在上，可不能再让我受骗，我已经被最亲的表哥骗了，不能再被你苟彦武骗……”

老狗二话不说当即跪在地上，竖着手指发誓：“我苟彦武今日在土地公面前磕头发誓，绝没有骗黄桃姑娘，我一定会照顾她……最起码把她送到安全的地方！”

说完，老狗二话不说磕起头来。黄桃冷静地看着身边正在磕头的老狗，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神情。

清晨的阳光温暖中带着些冷冽，伴随着一阵轰鸣，坦克又重新行驶在路上了。只不过，坦克里比昨日多了一个人，正是黄桃。昨晚，齐大昭、路子游和王四六回来时，一脸疑惑地看着多出来的黄桃。当老狗解释清楚后，几个人又顿时唏嘘不已，对黄桃充满了同情。黄桃伶牙俐齿，见人说话，没多久就和路子游、王四六打成一片，说笑不停。只不过，齐大昭始终保持着疏离，他总觉得黄桃这个人出现得莫名其妙，似乎别有所图。对于他的猜疑，老狗嗤之以鼻，一群身无分文的人，人家能图个什么呢？齐大昭无言以对。

就这样，黄桃总算是留了下来。而黄桃的留下，给这支队伍带来了不少的变化。首先，黄桃烧得一手好菜，就算是一些简单的白粥野菜，在她手里也能变出新花样。其次，黄桃这一张嘴巴可真是不饶人，即便是齐大昭也不得不心佩服。现在但凡路子游和老狗两人吵起来，王四六就会麻溜地把黄桃请过来，她总是有办法让两人各退一步。这第三嘛，恐怕也只有齐大昭看了出来，黄桃似乎对老狗表现出不一样的关心，而老狗也总是无意间流露出从未见过的温柔。所以，即使齐大昭依然没有放松警惕，他也不得不感慨，这黄桃姑娘非同一般。

这天，大家把坦克停在河边休息，黄桃不由分说地拉着路子游要去附近的镇子。老狗等人不明所以，没多久，黄桃两人回来了，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包袱。王四六上前去接，帮着将东西散放在坦克上。

老狗略有不满地问黄桃：“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

王四六也觉得迷糊：“子游，你不是说你没钱吗？”

路子游回答说：“这全都是黄桃当了自己的首饰买的。”

黄桃走到王四六面前，将一包鸡递过去。

“四六，这是给你买的荷叶鸡。”

王四六乐滋滋地接过来，看着手里的鸡直咽口水。

黄桃看向齐大昭，递过一根手杖。

“齐先生，我这几天注意到，你似乎腿脚不是特别方便，尤其是在上下坦克的时候。这是给你买的手杖，用起来更方便顺手些。”